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

吴圣刚 沈文慧 主编

ZHOU TONGBIN YANJIU

周同宾研究

吕东亮 梁玉洁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

吴圣刚 沈文慧 主编



ZHOU TONGBIN YANJIU

周同宾研究

吕东亮 梁玉洁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同宾研究 / 吕东亮, 梁玉洁编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649-2774-5

I. ①周… II. ①吕…②梁… III. ①周同宾—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8531 号

出版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董庆超

责任校对 胡凤杰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室

电话 0371—60993151(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86059753

网址 www.hupress.com

印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1.75

字数 217 千字

定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选说明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的编选是在第一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体例和编著方式也是相同的。第二辑的编著花费时间将近一年,编著者投入的精力也是较为可观的,因为丛书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演讲报告、论文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及理性判断,这是编著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其次是收集研究资料,编著者通过期刊、报纸、著作、网络、访谈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获取材料,尽可能做到细针密缕的程度。最耗时、最费力的工作是资料的甄别、遴选和整理,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学术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编著者选文的基本原则,每册研究资料的编著都力求能够展现作家的全部创作活动状况,研究论文选辑则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呈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编著过程没有捷径可走,编著者花费的多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丛书中的疏漏之处也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每册研究资料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上的便利,做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出于保存历史氛围的考虑,编著整理中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做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一律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作家的作品只列出作品的首发、首印时间,其再版、转载情况不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

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 2015 年 12 月,均按刊发或出版的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被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取得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送样书,以示歉意和谢意!且本丛书仅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7.3.31

总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魏巍、李准、叶楠、白桦、苏金伞、宗璞、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个皇皇巨篇,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姚雪垠、魏巍、李准的作品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分量,二月河的作品红遍全国,阎连科、李洱的作品传播域外,在九届茅盾文学奖四十余位获奖作家中,豫籍作家有八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做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当代河南文学发展与中原文化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把当代河南文学研究与中原文化建设纳入统一视野,研究的空间更加广阔。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批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

响最大、创作力仍然旺盛的十五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十三卷,2015年5月,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中国现代文学馆将其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永久性收藏入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等国内主流媒体相继进行了介绍和报道,在文学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一辑告罄之后,团队立即启动第二辑的编著工作,又经过一年的努力,整理出了《姚雪垠研究》(禹权恒讲师)、《李准研究》(王雨海教授)、《巍巍研究》(刘家民博士)、《叶楠研究》(陶广学博士)、《苏金伞研究》(樊会芹讲师)、《宗璞研究》(徐洪军讲师)、《周同宾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柳建伟研究》(王丹副教授)、《孙方友研究》(杨文臣讲师)、《乔典运研究》(王海涛教授)十卷,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入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自述·访谈·印象记

- 3 周同宾 我的文学路——往事八章
18 周同宾 我的“处女作”
20 周同宾 我的三部曲
23 周同宾 平凡人生与平凡文章
25 周同宾 《周同宾散文自选集》自序
27 周同宾 《古典的原野》自序
29 周同宾 在河南文学院讲散文
39 周同宾 忘不了父老乡亲——就《皇天后土：俺是农民》答记者问
42 周同宾 有关文学的答问
46 周同宾 答阿根廷友人墨乔先生问
50 周同宾 文学亦是“心学”——答评论家孙晓磊问
54 吕东亮 梁玉洁 为中原乡土招魂——周同宾访谈录
64 陆 静 文路迢迢四十载——近访“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

研究论文选辑

- 71 贾平凹 《周同宾散文集》序
73 王志尧 写不尽的家乡情——浅谈周同宾同志的散文《乡情》及其它
80 孙 荪 同宾，真的醉了你？！
85 白万献 张书恒 平淡之中见瑰奇——周同宾散文创作研讨会纪实
93 徐亚东 乡土的守望与歌哭——周同宾乡土散文创作论
99 孙春旻 倾听百姓话语——周同宾和他的《皇天后土》
102 杨平治 读懂中国先要读懂农民——《周同宾散文》印象
105 孙 荪 对永恒的赞歌——读周同宾的《天籁》
107 陈继会 徐亚东 乡土的执著与超越——论南阳作家群的散文创作
118 刘书营 “写诗”、“写实”与“写史”——论周同宾散文创作的思想流变
125 彭学明 中原大地上的散文风貌与风骨

- 131 孙晓磊 周同宾乡土文学的精神指向
- 144 刘锡庆 关于周同宾——《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中关于周同宾的论述
- 146 袁栋洋 用“真”唱给农民一曲绵绵的歌——论周同宾散文

作品年表

- 153 周同宾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169 周同宾研究资料索引
- 173 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我的文学路

——往事八章

周同宾

有关方面要编一部研究“南阳作家群”的书，约我和我的同行都写一篇述说自己“创作道路”的东西，催稿甚急。于是，不得不停下刚刚做了半篇的文章，不得不把思绪扯向岁月深处，回首往事，再认前尘，寻觅那行断断续续歪歪斜斜的足迹。虽然，仿佛还不到为一生算总账的时候；虽然，回忆起来，多的是苦涩，少的是温馨，如一个旅行者回望来路多有曲曲折折，少有平平顺顺。汪曾祺有一篇回忆文章，题目竟是两句唐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硬是把那么多坎坎坷坷都融进了葱茏诗意之中。我修炼不到那个高境界，想起过去不禁想起了元曲中的一句：“重回首往事堪嗟”……

一、作家梦

出身农家，家境贫寒。童年，固然听奶奶讲过民间故事，听外婆念过传统儿歌，却从未接触过印在纸上的文学作品，家中除了燃火做饭的纸媒儿，别无其他纸制品。直到升入中学，才知道在课本之外还有文学书。中学在南阳县一中（现社旗县一中）上，初中而高中。初中时，爱画画，爱得挚切，曾当美术课代表（那是我学生时代当过的唯一的“官”），理想是当画家。曾向大画家蒋兆和写信求教，蒋兆和回信称我为“周同宾小朋友”，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初中毕业时，画家梦破灭（曾写过一篇《画的梦》记述其原委）。进入高中，移情别恋，爱上了文学。为啥爱上，自己也说不清原因。或许，爱是讲不出道理的，也不必讲道理。一爱就爱得痴迷。痴迷中，做起了作家梦。点灯熬油，拼命读书；古今中外，长中短篇，都读。课堂上也偷看课外书，常被同学告发，常挨老师批评。我算不上好学生，数、理、化只维持3分，语文、英语一直考5分（那时学苏联，实行5分制，3分是及格，5分是满分）。所以努力学英语，是为了将来读英语文学原著。教英语的老师说过，雪莱的《西风歌》（也有译为《西风颂》）原文妙极，经郭沫若一译，诗美失去十分之九；尽管他是高手，却也毫无办法。直到毕业前夕，为了

考大学,数学成绩才上去——这是后话。那时记性好,读罢能记住。郭沫若的诗集《瓶》(收42首爱情诗),读了多遍,能背下来。边读边写,主要是写诗,有时,一天能写十余首。诗是两类:一是民歌体,多为七言四句;一是自由体,句子大体整齐(那时诗坛上无“朦胧诗”这种时髦形式)。决心当诗人,先在诗中以“诗人”自居了。记得在《月夜》一诗中,就有“盛唐时,月亮对李白最亲;到如今,月亮仍爱少年诗人”之类的句子,可见其自视甚高,写罢就往外寄。那时投稿,不贴邮票,随使用张纸糊个信封就行。初生牛犊,力小胆壮,稿子直寄往全国大小报刊。那时的编辑都很负责,不用的稿子都退,常附亲笔信提出意见,信末只署“编辑部”,从未见人名(那时似无“责任编辑”一语,作者无法知道也不必知道编辑是谁)。1964年《奔流》第5期刊登了我的《散文二题》。20年后才知道是徐慎编发的——这也是后话了。寄出的稿子和退回的稿子几乎同样多。屡投不中,并不气馁。同学讪笑,并不管他,照写照寄,热情如故。直到1958年高中二年级时,才有一首4行28个字的诗登在《南阳日报》上(关于那篇“处女作”发表前后的情况,曾写有《蓦然回首》一文,收入拙著《唱给文学的恋歌》。第一篇好似散文的东西,题目是《茶水秘密》,是写“大跃进”中的好人好事的,也发表在1958年11月30日的《南阳日报》上)。那年,被评为模范通讯员,奖品是两本稿纸、一个纸烟盒那么大的硬皮采访本。当时的高兴胜过如今得了几千元奖金的大奖……

那些年,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刘绍棠。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刘仿佛近在眼前,足堪效法。幻想中,自己也会像那位“神童”一样一下子崭露头角,名满天下。

作家梦正酣,想不到风云突变,只顾傻乎乎地读呀写呀,不知道马上就大祸临头。

二、《萌芽》

1956年秋,高中一年级,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一商量,发起成立了萌芽文学社。取名萌芽,自有终将长成大树的寓意。有点儿才气的年轻人总是自负的,得到老师的支持,在校园的一块颇大的黑板上,办起了《萌芽》壁报,发表我们的诗文。壁报在全校很有影响,每次刊出,都引来成群的师生,边看边赞叹,便有不少其他年级的同学要求入社。一时间,我们几个骨干分子在全校都颇有名气。壁报出了十几期,热劲儿一过,停了。转眼到了1957年春天,不知为何又来了劲儿,又出。复刊的第一期上,登了篇《前面的话》,是李庚辰(即现在供职

于解放军报社的杂文家李庚辰)写的,内中有一个意思说,去年冬天,气候寒冷,不宜萌芽生长,所以壁报停刊。现在春天来了,春阳和煦,春风骀荡,宜于萌芽生长,所以,《萌芽》复刊了。不久,社会上开始反右派,这个意思被学生干部认定为“右派言论”。于是,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以校团委、学生会的名义出板报批判。我们几个竟然不服气,不认输,壁报照旧出,而且发表文章一再辩解、反击。两军对垒,十分热闹。同学们大都同情我们。那几个学生干部,品质十分卑劣,学习一塌糊涂,批判文章写得狗屁不通,却得到校领导的信任,因为他们会整人,整学生,也整老师。《萌芽》被迫停刊,我们的事情却远远没完。不久,开始了“红专大辩论”,我们几个理所当然地成了“白专”典型,一个个被“辩论”——“辩论”本来是不及物动词,大概从那时起,成了及物动词,辩论谁就是批判或斗争谁。那几个整人者却毫不羞涩地成了“又红又专”好学生。他们如果晚生10年,都有资格当“白卷英雄”张铁生。现在回想,那班丑类下死劲整我们,除了要在政治上捞取好处外,还缘于阴暗的嫉妒心理,因为我们确实比他们优秀。紧接着,来了个“交心运动”,硬逼我们交出“反动思想”。我们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三面红旗”什么的。承认罢就开始批斗,批斗罢立即处理。我生性软弱,吓得要死,认罪态度较好,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坏,得以继续上学。李庚辰脾气拗,并不低头认罪,被开除学籍,遣送还乡(直到60年代初才平反,而后参军)。同时开除的还有7位同学。那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娃娃,萌芽刚出土,就被摧折,作家梦成了一场噩梦。文学这个灰姑娘,可不是好爱的;一心苦恋她,她没带来福,却先带来祸。那一学期,我的思想政治是3分,3分意味着退学警告。3分并不是政治课的考试成绩,而是学校根据“政治表现”给定的。直到毕业,政治仍是3分。同班的其他同学,几乎全是5分。那是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好,一俊遮百丑;“政治”差,一切都完蛋。这就影响到高考。原本一门心思要考进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而且卷面成绩确实不错,想不到决定录取的不是考分,而是“政治”,是学校在考生鉴定表上填写的比“不可录取”稍胜一筹的“酌情录取”四个字。结果,我被录取到一所自己最不愿上的专科学校(当时一共报24个志愿,该校是最后一个)。而那几个整人成绩卓著、学习成绩糟糕的学生,则都进了很好的大学。那年是“持续跃进”的一年,高中毕业生除了出身地主、富农的,全都升学(出身不好,即使门门考满分,也必落榜)。事情就是这么荒唐。荒唐的年代充满荒唐事,人的命运只能听凭荒唐摆布。这一切,如今的年轻人一定很难理解,他们或许会以为我说的是神话或者鬼话。这番遭际,第一次告诉我,文学的路不是好走的。路上坑坑洼洼,一上路,就要摔跟头。路上有鲜花,还有更多的荆棘;有阳光,还有更多的风雨;有快乐,还有更多的麻烦,甚至苦难。

三、从写诗到写散文

高考失意,沮丧至极,但作家梦仍在继续。文学这东西,最能勾人魂魄,一旦爱上它,终生难脱离。尽管吃了它的亏,还要苦苦追求它。

在那所专科学校上学时,正值饥谨年代。功课不重,闲时间很多。为了把注意力从肚子引开,正好埋头读书。四厚册的《战争与和平》就是那时读的。百余万字的《静静的顿河》,打发了好几个长长的下午。《红楼梦》读了三遍,《红楼梦》里的诗词全部抄下,一首首读到会背诵。学校在南阳卧龙岗上,不远就是武侯祠。全民都正挨饿,几乎没有游人,森森古柏遮掩一个静悄悄的所在。我常去那里读书,那里也真宜于读书。因为常去,道人也熟了,曾给我讲解嵌于壁间的《出师表》刻石。当时,作过一首诗,现在还记得:

诸葛庐畔草萋萋,
抱膝石边苔沾衣。
半日读书清寂里,
唐诗堪救腹中饥。

吃不饱饭,饿不断诗思。饥肠辘辘,胸中常有诗情涌动。几乎每天写诗。课堂上,老师讲授季摩菲耶夫枯燥的《文学概论》,我照旧沉浸在诗的构思中。诗有两类:一是吟唱爱情,虽然生活中并没有爱情;一是讴歌大好形势,虽然已经饿殍遍野。写了就往报刊寄。寄出的很多,发表的很少;怕退稿太多,同学看见难堪,寄稿时特附信说明“如不采用,请勿退还”。每发表一首,都激动多日,依稀觉着正一步步走近理想。有一次,两首诗换得八元稿费,心里高兴,便约两个亲密的同学去黑市上饱餐一顿热红薯。

1961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教书。学校在白河岸边,离汉光武刘秀的“白水村”不远,青杨环绕,屋舍俨然,好似世外桃源。我喜欢那地方,也热爱教育工作,而且认定,在平静的校园里可以实现作家梦。自认为是个好教师,语文课教得生动活泼,颇得学生拥戴。教务之余,坚持写作,常常点灯熬油到深夜。那时,煤油限量,每个老师每周只给一灯油。为了节省,斟酌词句时就把灯焰拧得极小(不敢熄灭,因为火柴每月只供给一盒),需要写出时,才拧大。主要是写诗。当时最喜欢的诗人是郭小川和闻捷,就努力模仿他们。也写张志民那种民歌体的自由诗。渐渐发觉,很多意思无法用诗表达,就写起了散文。诸种文学样式中,诗与散文最近。不少优秀的诗人也是优秀的散文家,何其芳如此,徐志摩也如此。我的诗写得很多,发表的很少;我的散文写得较少,

发表的较多。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诗人的料儿,即使呕尽心血,终也难成气候。于是,不再写诗(偶尔写写,只是写给自己看,不再寄给报刊),专写散文了。死了当诗人的心,并没有割断对诗的爱,不再写,却常读,直至今天,仍然如此。青年人的“朦胧诗”,不少人说坏话,我倒时不时地拿来揣摩,目的是想探探内中到底有多深的水。

当时文坛,两个散文大家,南秦牧、北杨朔,双峰耸峙,令人景仰。秦牧散文,知识性强,不好效法(如今回头看,秦文中的知识并不高深,甚至相当肤浅,当时觉着他渊博得了不得),就专学杨朔散文。杨朔的代表作都是托物言志,以物喻人,有一定的套路,可操作性强,所以比较容易学。很多人学杨朔,一时间,杨式散文充斥大小报刊。“形散神不散”那句著名的话就是根据杨式散文的创作实践总结出来的。到“文革”开始,我已在多家报刊发表散文近四十篇,如刊登于《河南日报》1964年1月9日的《爷爷的手》、《奔流》1965年第5期的《散文二题》,都不脱杨式散文窠臼。如果说那些东西还有若干可取处,那就是文中还有若干来自生活深处的土滋味、泥气息。那时的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怎也想不到,一心为政治服务,最终被政治整了,整得好惨。

四、写检查

“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校园立时失去平静,一下子乱了,乱成一团麻。开初,并没有人找我的事,我也意识不到会挨整,只觉着自己也是专革别人命的革命派呢。殊不料,6月初,《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不久,我就被“革命师生”揪出,罪名是“新兴资产阶级分子”,根据是有成名成家思想。紧接着,被迫交出了文稿、剪报和18册日记。这就为整人者提供了更充分的材料。他们从中指出一些话语,断章取义,肆意歪曲,顷刻间都成了反动言论。我的罪名也就升格为“三反分子”(“三反”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关于我的大字报一下子糊满了三面山墙,而且三天一换,并配了漫画,画一个笑嘻嘻的我,我的藏在背后的手中握一把尖刀。最羞的是,那些抒写内心隐秘永打算示人的爱情诗,作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例证,被一一公之于众。我无地自容,没脸见人,生怕碰上曾经尊重我甚至崇拜我的学生。想到死,因念及远在天边的父母、刚刚开始的人生,才没寻死。不久,全县教师集中到南阳搞运动,继续揭发,连我在某日傍晚对一个同事说的“天快黑了”,也作为“污蔑新社会天黑”被揭发出来。接着是批斗,由教师中的积极分子和学生代表批斗,场面不大,气势很凶。说我啥,我都承认,为的换得一个“态度好”。批斗后,写检